



紐西蘭之夢

很累，想逃離現在，闔上雙眼，腦海浮現遼闊的草原，綴著白色點點的綿羊，悠閒、自在、奔放……就去紐西蘭吧！

紐西蘭很美，是壓縮時代下的桃花源。隨著巴士沉沉的推進，蒼鬱和湛藍飽和了窗格，翻過這山巒又是一山巒，駛過一座葡萄園又是數不盡的莊園，羊群、牛群懶洋洋的沐浴在陽光中，不時低頭咀嚼可口的嫩草，這一切彷彿一芥靜止的沙粒，過了好久好久，我才漸漸適應這樣的美麗。



許多奇異的動物享受在這片樂土，袋鼠、無尾熊、羊駝、……，空氣中不時飄來草地的青澀並夾拌著

牠們特殊的體味，說不出是什麼樣的味道，但我知道那就是休閒。可愛的奇異鳥，牠們就像五倍大的奇異果冒出了腳和鳥嘴，牠們不會飛也不需要飛，因為這地方不會有敵人的恐怖攻擊，也因此，他們可以自由逍遙的漫步覓食、享受陽光，怡然自得的度日，牠們有著令我羨慕的快樂。

這裡的人們也似乎感染了這愉悅

的氛圍，蔚藍的海上，點點的白帆早已揚起，徜徉在微風中盡情解放，也許這樣才叫生活吧！還記得過眼煙景是否不一樣了？今天的天空長什麼樣呢？有看到卻又沒看到。日復一日、分分秒秒的度過，忽然明白自己已和許多擦身而過，拒絕了自然的氣息，當我再度用心聆聽萬物的耳語，感應牠們的悸動，一切是多麼的清晰明亮、充滿希望。

我就像將謝的花找回最初的凝練含苞，清楚知道自己綻放的理由，我彷彿重生。回臺北後，將一抹原始紐西蘭的空氣夾進課本裡，深吸一口，讓我更開闊的走向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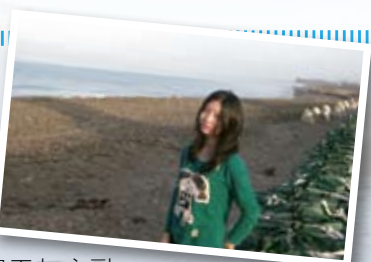
◎二丙/王俐人

向海

我望著海，那是碧藍波光冉冉而去，水色接天。瞧仔細點，似乎海的那一端真有傳說中的水平線隱隱浮動，但旋即碧藍與天灰交融一片，早已辨不清那一葉思念的帆究竟能航行至哪條邊界。

2010/2/11 7:04 am

總聽說南國太陽最是熾烈，清晨乘著昨夜的餘涼，我騎著鐵馬，悄悄隻身上路。其實一開始也不為了什麼，當車輪轉過路口，轉過7-11，我都不知道下一站究竟在何方。只是靜靜從這條街滑到另一條。水泥建築不停往後奔馳，扭曲成模糊的灰色。彷彿是風，吹一陣後便找不出曾經到訪



的蹤跡。直到仰首，遠遠一泓湛藍映入雙瞳。

海。

對身在淡水的我那是多熟悉的名詞，

從房間窗口便能眺望。早已不記得細節，只知道小時候那廣袤的海總讓我驚嘆、亢奮地手舞足蹈。然而隨著年紀漸增，眼神從感動變為平靜，終至冷淡；那面鑲著海景的窗被布簾終日深鎖。廣袤之藍意象退化，海也就只是海而已。

2010/2/11 7:11 am

邁步向前，我試著辨認海天邊界。細細浪花捲上，溫柔撫著腳背，癢癢的。緩緩蹲下來，掬起一瓢晶

瑩，海水順著手臂流下，和我清涼地親密接觸，沁涼得讓人胸口發麻。遠遠傳來歡笑聲，滲在風裡總顯的不真切，就像是來自往日的回音。往日，往日。被塵埃覆蓋的記憶翻騰，在飛揚的灰中似乎能見小小背影，卻依然難以辨清。

此時日已高掛，發散的金光慵的人眼疼。半垂眼簾，在朦朧之間，金霧籠罩的海面似乎和過去重疊。濤濤浪聲打上耳際，是雙重撼動。是我，卻又不只是我，彷彿十多年前那會對著海洋大笑的小女孩回來了，和我合而為一。我笑著，向海洋吶喊抒發胸臆間的欣喜。

2010/5/26 3:34 am

在電腦前重遊屏東車城

◎一甲/盧羿樺

憶洱海

旅行對我來說，是軌道以外的生活，帶點混亂、冒險，以及些許放縱。旅途中，似乎能聽見蒼古城的幽幽嘆息；能在雲霧繚繞處，參與大自然的侵蝕與堆積，溫柔和殘酷。而在轉身回到歸所時，我們將能永遠記憶，途中瞬間的感動。

「風裡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嵐影洗還清。」南詔清平官楊奇鯤曾在詩裡如此讚嘆雲南的洱海，我以如此清靈的仙境，作為我人生第一次國外旅遊的地點。江南自古以來便擁有許多朦朧美麗的意境，從熱情秀麗的昆陽，到富傳奇色彩的香格里拉；從溫柔婉約的麗江，到古典莊嚴的大理，其中，如一彎新月鑲在大理中央的洱海，更是以她波光潑灑的柔媚眼神，俘虜了我的記憶，也是在這洱海水畔，我邂逅了一位白族少女，她那如洱海般明媚的眸光，是大理星空中，

最燦爛的星子。

那天，在夜晚的洱海湖畔，穿上白族的傳統服裝。晚會上，白族人一面唱歌，一面旋轉起舞，少女們的長裙翻飛，如一片片彩霞般迷人，而她們頭上裝飾著傳統的「風花雪月」，舉手投足間，雪白的流蘇揚起，襯著她們的臉蛋更嫵媚動人。一名很年輕的白族少女，約莫和我差不多歲數，有著十分明朗溫暖的笑顏。她領著我來到營火旁，旋轉著腳步要我和她一起跳舞，在舉手踏步，旋腰回首之間，我從初始的拘謹跳脫，漸漸能跟上節奏的舞動，享受衣裙隨著歌聲翻騰如花；長髮跟著舞步自由飛揚的迷眩暢快。而當我停下腳步，回頭，那名白族少女也正望

向我，笑意盈盈的眼眸宛如承載了漫天璀璨的星河；娉婷立於水畔的身影，一如洱海傳說中的天宮公主，似夢似真美麗如幻。

我和那名少女的交會僅僅數分鐘，但她的巧笑倩兮，顧盼神采，竟那麼深刻得在我腦海烙下回憶，彷彿是前世早已約定好，在那轉瞬的時光，我們要在洱海水畔的火光中，相遇。張曼娟曾說：「不管在旅行中遇到什麼，當天一亮，就得出發，因為昨日的已一去不回，我只得向前走去。」人生不過是以一次一次的旅行拼湊而成的路途，而我不必對途中的白族少女告別；不必對昨日逝去的旅程告別，因為旅行，本就是種帶點淒美惆悵的浪漫。



◎一乙/洪鈺涵